

「南京大屠殺」和「還俗記」

喬家才

郭岐（金山）兄所著「南京大屠殺」，敍述民國二十六年（一九三七）十二月十三日日本軍隊進入南京以後，實施慘無人道的大屠殺，實為八年抗戰，最重要、最不可忽視的著作。「揚州十日」、「嘉定屠城」和「南京大屠殺」比較，就成了小巫之見大巫。民族的深仇血恨，應當人手一冊，永誌勿忘。

郭岐鈕先銘的實錄

並敍述了日本軍閥南京大屠殺的部分實況，也是一部人人得值詳讀的著作。

郭金山兄係陸軍軍官學校敎導總隊步兵營長，鈕先銘將軍則是敎導總隊工兵營長。敎導總隊在上海作戰，犧牲慘重，這個時候，這兩位營長

都在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揮之下，防守南京。唐生智對他們訓話：「南京至少要守六個月，我們將與此城共存亡。」何其壯也！誰知言猶在耳，唐生智聽到砲聲，一天也沒有守，就先逃走，臨行下令撤退，使幾十萬大軍瓦解。

撤退！談何容易，敵人已將南京城三面包圍，祇留下北面下關方面，而長江橫阻，既沒有橋樑，又沒有渡河工具，怎樣撤退？幾十萬人擁塞在江邊，亂成一團，全無抵抗力量，任由日本軍隊屠殺，唐生智真是罪該萬死，其罪責遠超過韓復榘若干倍。

中外圖書出版社除了印行「南京大屠殺」，還有另外一本好書「還俗記」，和「南京大屠殺」同具歷史價值。「還俗記」係鈕先銘將軍敍述他在南京淪陷後，削髮爲僧，先在上元門外永清寺，後在城內鶴鳴寺，先後做了八個月和尚的經過

當茲日本文部省竄改教科書的侵略歷史和殘暴事實，引起全世界人士反對抗議之際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王聿均教授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「評介郭著南京大屠殺」，最切合時宜。日本文部省此舉，實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預兆，因此我們不僅要反對，更要了解實況，所以「南京大屠殺」不能不讀。

逃難途中悲慘世界

還俗記敍述南京大屠殺的片斷：

「我們本來只有六個人，三僧兩俗，加上我一個假和尚。可是不知在什麼時候？突然末尾增加了兩名，一個胖的穿着黑大衣，一位瘦瘦的穿着長袍子。他們大概看見了有非士兵的行列，所以也就站到我們這一邊來。」

「鬼子班長先拉開那胖的黑大衣，裏面是一套警察服裝，這與日本的警服大同小異的。鬼子馬上叫着：

『是一個警察！』

他引用蔣百里先生說的話：「勝也好，敗也好，就是不和他講和。」這是我們的最高統帥將委員長所定的最高戰略；血戰八年，就靠這個戰略戰勝橫行霸道的日本軍閥，拖垮日本帝國主義，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。

「照理那一隊散兵都還沒有受到虐殺，一個個的警察也沒有什麼大不了不起，至少總不是直接參戰的士兵。可是那位警察實在太沉不住氣，太慌張了，便大叫起來：

『我不是的！我不是的！』

「言語隔閡，心理變態，敵我之分，勝敗之別。鬼子班長舉起三八式的步槍，倒過頭來，用槍托甩向那警察的腦門子，當然馬上就頭破血流。被打擊的人後退兩步，鬼子反過槍來，一扳機

，『碰』的一槍，那位警察便應聲倒地，再沒有一點動靜。

「僅僅才二、三百公尺的路程，沿途却躺了許多死屍，這當然是先前鬼子兵前來永清寺時，沿途所射殺的。

「我們就急促想奔向永清寺，幸好已天黑，上元門外，並沒有敵軍巡邏部隊，否則那是極其危險的場合。」

「『啊呀！』我驚叫着。

「原來是一個死屍，擋在公路上，幾乎綻我一跤。這不可能是我們進城的這一段短時間所被虐殺的，在我們來的時候，為什麼沒有發現而被阻擋着呢？我想是由於擔柴時過份的緊張，早已昏濛濛的麻木了一切的反應。同時沿途的屍體也實在太多，我也就見如不見了。」

血海屍堆屈指難數

「鬼子班長當時本是指定我和二空擔柴的，我却變更了老農，在那種情況下，我們這個小集

團幾乎都是完全聽從我的安排。也許是他們早已嚇得魂不附體，我怎樣的撥，他們就怎樣的動。但老農却始終沒有埋怨我，給他擔任了那樣一份好差事，可能是一去便不復返的事情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想幫我的忙，好得這回你們去的也沒死，可是以後又怎樣？天曉的！」

「這種事兒，只能說闖一關算一關了。」

「你看那個警察。」他的手指向着躺在廟門的死屍。

「『你沒有看見，沿途有的是。』

「『我沒有看見？就在我們這六畝地的廟園四週，就有四十六具。』

「『四十六具！』我叫着。

「『永清寺週圍都是石榴園，在這六畝多地的石榴園中，就有四十六具被虐殺的屍體，那是一件多麼觸目驚心的事！』

「機槍掃射死兩萬人

「是二個晌午的時分，由幾個日本兵帶來了一羣中國人，手臂上都佩帶紅記字會的符號。他們來到廟裡，要我們也派一兩人共同去處理那被集體屠殺的屍體。這差事當然又落在我和二空兩人的身上。」

「在半路上我們就聞到一股腐屍的味道，一羣來人和日本兵都備有口罩，而我和二空連手帕都沒有一塊。」

「等到一走近大灣子，那就不僅是嗅覺所感應的了。最觸目驚心的一大堆屍體，擁集在一個小地區內。東倒西斜，俯仰不一。身上都穿着不全的軍服，所以還看不見肉體的情況。可是從面部看去，大都是沒有了鼻子。因為腐爛是從嘴唇和鼻子開始，一排門牙突露在外頭，已經形成了半骷髏的模樣。」

就從前面幾段簡單的記載裡，日本人的殘暴行爲已經躍然紙上。日本文部省能竄改教科書，但却竄改不了鈕先銘將軍的『還俗記』和郭岐兄所寫的『南京大屠殺』所記的鐵的事實。

「是在那重機槍聲後十多天，我們才發現的，鬼子兵在大灣子用機槍又虐殺了我們被俘的官兵約兩萬多人。」

「據爾後非正式的統計，南京之役，我軍犧牲了三十萬人，其中大部都是被俘後而虐殺的，我親眼所見的屍體，便在兩萬具左右，也就是在大灣子的那一大塊。」

腐屍氣味隨處可聞

「是在那重機槍聲後十多天，我們才發現的，鬼子兵在大灣子用機槍又虐殺了我們被俘的官兵約兩萬多人。」